



张甬东 著

情女

Qing Nü

人生总是在转弯，而我总是在追寻……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第11卷 (96) 目錄

8.2001.10 公法學(第10卷) 10.2001.10 公法學(第10卷)

10.2001.10 公法學(第10卷) 10.2001.10 公法學(第10卷)

10.2001.10 公法學(第10卷) 10.2001.10 公法學(第10卷)

10.2001.10 公法學(第10卷) 10.2001.10 公法學(第10卷)



情女

Qing Nü

张甬东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女/张甬东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8. 8
ISBN 978-7-80173-808-0

I. 情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01590号

情 女

作 者: 张甬东
责任编辑: 李 璞
特约编辑: 宋丽萍 赵秀枢
经 销: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6开
17. 25印张 268千字
版 次: 2008年7月第1版
2008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173-808-0
定 价: 26. 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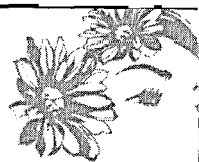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 sina. 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情女

情缘覆灭
大爱葬于心……



一条笔直平缓的小道延伸到一个郁郁葱葱的小山庄，小山庄零零落落地散布着几十户人家，翠绿浓密的香樟树错落有致地穿插在村舍之间。背面青山环抱，风光旖旎；山腰间昂立着一排排整齐的杉树，苍劲挺拔；左边是起伏不平的小山丘，覆盖着一片片参差不齐的果木，茂密繁盛，别有一番景致；右边有一条小溪蜿蜒而下，两边矗立着随风摇曳的垂柳；前方便是宽阔的田野，远远望去，几个零乱的小村庄镶嵌在绿油油的庄稼之中。这里盛产柑橘，这里的柑橘以酸甜爽口而闻名，由此这个僻静的小山村得名“小橘村”。

清秀的山水总能和靓丽的容貌联系在一起。小橘村的姑娘俏丽秀美，辛勤的劳作并没有损伤她们娇美的容貌，即使每天下地干活，她们的肌肤依然白嫩鲜亮。因为她们的长辈倾注在女儿身上的用心并不是让她们去与庄稼为伍，而是希冀他们的女儿能嫁到殷实的家庭，过上富裕的生活，为自己争得面子。在这个地方，对家境贫寒的姑娘来说，要实现这一目标，最重要的就是她们的容貌。

李秀梅就是这个村里的一朵娇花，邻近村舍公认的美人。她乌黑透亮的长发飘散在秀美的双肩上，随着款动的身躯左右飘动，显得妩媚飘逸；晶莹透亮的双眸镶嵌在浓密的睫毛之间，闪耀着迷人的光芒；挺起的胸脯和柔美的腰身并不因衣饰的俭朴而掩盖她的丰腴婀娜；娇嫩红润的双颊蓬发着生机，善变的神色诱发着动人的魅力。可她的性情并不像她的容貌那般柔顺。倔强、任性、泼辣、好胜在她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她的性情完全取决于她强烈的爱憎和个人的喜好上，这和她那老实怕事、沉默寡言的父亲完全不一样，经常引起老辈们的怨言和不快。即使这般喜怒无常，还总有一帮人围着她转，尤其是村里年轻的小伙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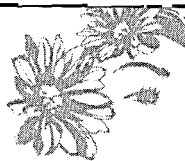
与其说是她迷人容貌的魅力，毋宁说是她机智的头脑和善于表现的大方性格像魔力般吸引着他们。习惯众星捧月的生活，她内心最大的恐惧莫过于被人冷落、被人埋没、被人抛在一边，她需要有人围着她。

可这几天李秀梅几乎整日待在家里，和她四岁的外甥女在一块儿玩耍、说笑，这让她自个儿感到一种特有的欢乐和舒畅。外甥女的天真淘气，勾起了李秀梅对童年时代的回忆。

李秀梅孝顺母亲，更敬重和钦佩母亲，她欢乐多彩的童年生活全是母亲给予的。母亲温和体贴，任劳任怨，尽管不顺心的事接二连三地烦扰着她，也从不向别人发脾气；她料理家务更是娴熟，不论那时的生活是多么煎熬，母亲总能使得家里弥漫在融融的气氛之中。在李秀梅的记忆中，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困难压倒过母亲，她总能不露声色地从容应付。而使李秀梅惊奇的是，吃苦耐劳的母亲竟出生名门。

母亲出生在绍兴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，兄弟姐妹四人，二男二女，母亲排行最小，是外祖父母的掌上明珠。外祖父性格倔强，脾气暴躁，但办事果断，雷厉风行。他出生在一个家族日渐衰落的地主家庭。外祖父体格强健，却与学问无缘，在长辈眼中是个十足的无用之人。他十七岁就离家经商去了，倘若说是他出走，不如说是被赶出家门的。但外祖父志向不小，暗下决心要重振家族辉煌。外祖父高攀的婚姻是他事业的转折点。他从岳父那儿得到一家小厂，他精明强干、经营灵活，在他的苦心经营下，厂子迅速发展起来。在他五十岁时，厂子规模达到了顶峰。这时候也是母亲最幸福的时候，富裕的家境给了她良好的教育，哥哥姐姐的疼爱，给了她欢乐的童年。后来战乱纷起，厂子日渐萎缩，而外祖父又在经营中犯了个大错误，这导致了他晚景的凄凉，还连累了他的子女。外祖父卖掉了厂子，在他的家乡买了大量的土地，举家迁往祖宅。解放后，外祖父的家业被没收。好在外祖父在战乱的时候对乡人乐善好施，没有被枪毙。那时母亲才十六岁，家庭的剧变害苦了母亲，外祖父为了让母亲少受痛苦，只能忍痛割爱，把母亲送到了他的远房亲戚家的小橘村。

村民们并没有为难大家闺秀的母亲，反而时常怜悯她、帮助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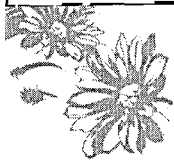


繁重的农务劳动锻炼了她的体格，更磨砺了她的意志。母亲的青春似同干枯的落叶被无情的秋风一扫而光，随同曾经萌动过、热烈过的情愫，在她忧伤不幸的心灵中永远消逝了。似同芸芸众生总要婚姻嫁娶、生儿育女，母亲二十六岁完成了结婚的任务，她把所有热情都倾注到了儿女身上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。父亲这一生有了这份艳福，再苦再累也心满意足了。

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，琴棋书画都会。这对处于一个单调贫乏的山村家庭来说，无疑增添了许多乐趣。在李秀梅的眼里，母亲一直是忙忙碌碌的，里里外外都得由她掌控。父亲除了默默劳动外，几乎什么忙都帮不上。尽管母亲有忙不完的事，可从来没有忽视过对子女的教育。晚上在灯下做针线活儿的时候，总要让子女围坐在她的身旁，听她耐心细致的教诲。尤其在温暖和煦、繁星满天的夜晚，母亲就会设法抽时间坐到庭院中央来，让三个孩子坐在身边，听她讲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母亲的故事讲得很出色，每每讲到精彩处，就会稍停片刻，看看三张稚气专注的脸，好让孩子们发挥一下想象，孩子们静静地听着，目不转睛地凝望着母亲，故事的曲折跌宕、喜怒哀乐会油然地在母亲表情丰富的脸上流露出来。飘动的白云、巍峨的雄峰、深渊的峡谷、清澈的溪流、茂密的山林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成了活生生的东西，都具有了生命力，对神秘的大自然产生了由衷的感情。

要说母亲有一种天赋、一种爱好的话，那就是音乐。她什么音乐都爱听，什么曲子都想唱。母亲最喜爱越剧，虽然母亲从没上台演出过，但她的唱腔圆润流畅，并不比业余越剧演员差。农闲时分，当地有搭台演戏的风俗。母亲总会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戏，稍远的地方就让父亲推着车去。每到那一天，母亲总要认认真真地准备一番，穿上自己心爱的衣服，还要把两个女儿也上上下下装扮一下，这是母亲一年中最痛快、最激动的几天。

母亲每星期还要为村小学上两堂音乐课。在李秀梅的印象里，母亲上音乐课，不是一种任务，而纯粹是一种乐趣。同李秀梅一样，每当音乐课结束，母亲会流露出一种难舍的感觉。母亲喜爱她的学生，设法



激起学生对音乐的兴趣。每当碰上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母亲就把风琴抬到校舍后面的草坪上，在翠绿摇曳的枝叶下让学生们欢舞歌唱。如果有哪一个学生捣蛋，母亲就会让学生们团团围坐成一圈，拍着巴掌让他独个儿表演刚教过的舞蹈。李秀梅就轮到过好几次，因为她常常忘情欢舞到不听使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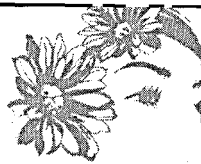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阿姨，我们该出去玩玩了，山上满是映山红了。”外甥女撒娇的抱怨打断了李秀梅的回忆。看着外甥女脸上期盼的表情，李秀梅轻轻地笑着说：“巧巧，阿姨担心的是你走不动，你现在可不轻了啊。”

“妈妈可不是这样，总依我高兴的事做，我又长一岁。”外甥女噘着嘴说。

“好吧！让阿姨准备一下。你去跟外婆说一声，要不她会担心的，我们可能很长时间才能回来。”

“外婆说要带上水壶去，喝生水会疼肚子的。我想最好带一只篮子去，多摘一些花，给外婆带一些回来。”外甥女边说边到小间去拿了只小巧扁圆形的小篮子出来。

一出门，李秀梅就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。遍地的小草已经吐出娇嫩的新叶，好像铺上了一层绿色的绒毛地毯；村外的香樟林一片翠绿，飘散着诱人的香气；潺潺的溪流声伴随着婉转啁鸣的鸟语声，宛如一首悦耳的山野曲。“早该出来走走了，人接触到大自然总会那么惬意亲切，似同赤身裸体的婴儿躺在母亲柔软的胴体上，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公平的一种乐趣吧。”李秀梅边走边这么想。“任何人为的因素都会产生偏差，不论来自自身，还是来自外部都如此。姐姐的不幸，怨谁呢？还不是怨她自己！既没有主见，又那么软弱。那么漂亮、温柔、贤慧、孝顺的姐姐，竟会这般不幸，甚至连母亲都不如——至少父亲是怜爱她的。”当李秀梅走到长满杂草的茶叶地时，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她的姐姐。李秀梅姐妹俩曾经不只一次来过这里（只是以前讨厌到这里来罢了，那时总有干不完的活。）每当姐姐放学回家，就背着箩筐，领着李秀梅到茶叶地里去割草，蹲在茶叶篷里，既热又气闷，还未动手割草，汗便会从身上渗出来，不一会儿功夫，汗水就会浸透全身。李秀梅常常跑出来



休息,有时干脆就跑到树底下去乘凉。可姐姐从不休息,直到天黑才回家。

姐姐的不幸是从婚姻开始的。姐姐十五岁初中毕业时,就出落得楚楚动人,她体态轻盈,仪表端庄,又有一副圆润清脆的好嗓子。在母亲的熏陶下,姐姐非常喜爱演戏,从小就在学校登台演出,从她的一一笑一颦中就可看出她是演戏的好料子。不久,乡里就发现了姐姐这棵苗子,很快就进入了乡里的文工团,姐姐在那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华。乡里不论在哪儿演出,总是少不了她,她总是担任主角。不仅乡里的领导,而且县里搞文艺的领导也开始注意她。要是有一天姐姐上调城里或转为正式文艺干部,谁都不会感到惊奇的。姐姐陶醉在荣誉和赞美之中,也遭到了很多青年男子的爱慕和追求。姐姐执着于自己的事业,不想过早考虑自己的婚姻,她纯洁善良的心灵不可能去蒙骗别人,更没有能力去耍弄别人的感情,所以她对投来的一切爱慕都置之不理。然而恰恰就是姐姐的善良和单纯给她带来了不幸。姐姐十八岁那年,有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子,迷上了姐姐,在别人的眼里,他对姐姐几乎是如痴如狂了。他不但接连不断地给姐姐写信,而且他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姐姐,不管姐姐在哪里演出,演到多晚,台下总有痴狂的他。姐姐好几次回信拒绝他,劝说他,但都毫无效果。后来姐姐干脆不再理睬他。然而他是个富于心计的人,他开始向母亲发动攻势,想通过母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,因为谁都明白姐姐最听母亲的话。他讨人喜爱的拿手把戏很快博取了母亲的欢心。他相貌并不差,身高一米七五,高高的鼻子,浓浓的眉毛,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,还有白皙肌肤,纯粹一副工人派头。他从此便有了进家门的资格。尽管他没法想讨好家里每一个人,可他从来没有赢得过父亲和李秀梅的丝毫好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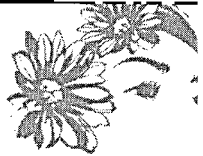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年,姐姐患了一场大病,倘若没有这场该死的大病,这位白暂男人可能永远不会成为自家人。姐姐一个多月卧病不起,这为他大献殷勤提供了最好的机会,而这不能不怪母亲。姐姐病愈起床对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国平真好,我太幸福了。”姐姐被彻底感动,非嫁给他不可了。第二年他就提出了结婚,这么快结婚,虽则遭到全家的反对,但姐姐最终还是被他征服了。在他的提议下,姐姐离开了乡文工团。姐姐



抛弃了一切，更不用说事业和前途了，她完全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了。

当年他们就有了爱情的结晶，生了个美丽可爱的女儿，取名晓玲。婆家虽不痛快，但并没有表露出来。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传宗接代，因为他们三代独子，非要生个儿子不可。姐姐生了孩子不久，陈国平好吃懒做、自私自利的本性就开始显露出来。他自以为他这副白净娇嫩的躯体，不是干粗活用的，偏偏又与学问无缘。他把家庭的全部重担压在了妻子身上，甚至不感到丝毫的内疚。姐姐生性软弱内向，吃苦耐劳，只会把眼泪往肚里咽。软弱可欺更使他得寸进尺，姐姐生第二个女儿巧玲时，他竟没给姐姐吃一餐点心。要不是二女儿跟父亲长得一模一样，而使他舍不得的话，早被婆家送给人家了。后来，姐姐由于体弱流了一次产。接连不断的生育和过度劳累的折磨，姐姐已今非昔比，二十几岁的她已经过早开始衰老了，他们把姐姐纯粹当作了生育的工具。一个女人被作贱到如此地步，而仍在默默地忍受，这是女人的悲哀。李秀梅同情姐姐，但更恨姐姐的软弱。李秀梅对姐夫除了憎恨和厌恶之外，不知道还有什么。

李秀梅开始对小外甥女巧玲并不好，因为她的相貌太像她父亲了。可说实在的，巧玲比她姐姐活泼得多，容貌也并不比她姐姐差。两只大而黑的眼睛乌溜溜地转来转去，看起来特别机灵，话多而又特别懂礼貌，老远看到你就会喳喳地招呼你，长辈们听后没有一个心里不感到乐滋滋的。其实，李秀梅对两个外甥女一直有一种怜悯的感觉，她们的父亲总自顾逍遥，从不顾及她们，而姐姐又忙于家务和农活，脱不开身，加上家庭经济拮据，吃不上好东西，从她们俩瘦削的脸上明显可看出营养不良。她们父母离家已经整整六个月了，他们去外地干活为的是生儿子，现在离临产已经不到一个月。晓玲因为要读书待在家里，巧玲就留在外婆家。外婆前几天突然病倒了，头晕、厌食、浑身无力，躺在床上。这些天可苦了李秀梅，既要照顾一老一少，又要干家务。好在外甥女乖巧，不但没有给她添麻烦，而且增加了许多乐趣。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相处，李秀梅对外甥女的态度完全变了样，打心底里开始喜爱上她。现在外甥女就在她的眼前，在山脚的灌木林里乱蹦乱跳，甩动着两只小辫子，可



爱的两只手抓着鲜艳的映山红。

“巧玲，今天我们收获不少了，回去吧。”李秀梅在外甥女身上掸了几下，外甥女的衣服上扎满了残枝碎叶。

“阿姨，回家后，我要三只玻璃瓶插花。一瓶放到楼上外婆房间，一瓶放在我们房间，一瓶放在大厅里。三天换一次水，我可能要忘记，你可要提醒我呀。”外甥女抓着阿姨的手，边走边高兴地说。

她们回到家已是中午时分了，外甥女来不及吃饭，马上就开始实施她的计划了。

李秀梅对目前家里的境况很不安，总有一种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家里。事实上，自从姐姐出嫁后，家里似乎总缺少了点什么。母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了，常显露出惘然的神情，即使做家务时也会显出心神不定。尤其近段时间，母亲几乎有些失态，尽管病情已经好转，仍会独个儿待在楼上很长时间，而不做任何事情；会默默地静坐在大厅角落里，双眼凝视着前方，只有当有人招呼母亲时，她才会惊醒过来，而问她在想什么，她总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但从她强作笑容的脸上流露出她心底里有着难诉的苦衷。李秀梅对母亲的了解，使她懂得母亲内心深处的痛苦。李秀梅开始向母亲学做针线活，并不时跟母亲聊天，并且买来了毛线，和母亲一起织毛衣，想让母亲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可一天晚上母亲突然放下了毛线，眼里溢出了眼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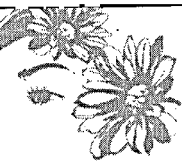
“妈妈，你怎么啦？”李秀梅连忙放下手中的针线，急切地问道。

“秀梅，我本来并不想让你知道，你比你姐姐强多了，”母亲流着泪说，“可我怎么也控制不住，我知道你待妈妈好，知道妈妈的痛苦……”

“妈，你别再为姐姐担心啦，又会担心出毛病来的。姐姐该生儿子了。”李秀梅安慰道。

“你姐姐太苦了，”母亲急促地解释道，似乎有些激动，“我真担心你姐姐难产，上次国平回来说起过，你姐脸色难看极了，身体也很虚弱，噢……她可能根本没力气生孩子。”母亲咬了咬嘴唇，眼睛朝上仰望着。

“别往坏处想，妈，现在可不比你那个时候，最坏不过开一刀嘛。”李秀梅想笑着安慰母亲，但很快被一股无名火压下来。“都怪这个该死



的陈国平。”李秀梅愤怒地自语道。

“谁会知道你姐姐的命竟会这么苦，这都该怪我。现在我老在责备自己，是我害了你姐姐。要不准会过上好日子。乡文工团现在转正的几位，哪位能与你姐姐比？我吃过这么多苦，想不到我女儿会更苦。”母亲擦了擦眼泪，语气里带着叹息。

8

“我对陈国平从没产生过好感，他比骗子更无赖。”李秀梅说。

“他只是把爱当作了占有，是他本身的素质造成的，他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姐的苦痛。一直以来，我最担心的是你，你姐姐文静、稳重，而你总是火辣辣的，好像随时会惹出麻烦。”母亲认真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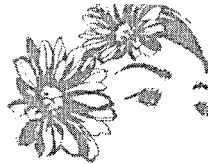
“为什么不劝姐姐离婚？妈！姐姐最听你的话。跟这种好吃懒做、自私自利的人在一起，姐姐可要受苦一辈子。”李秀梅霍地站起来，在桌边走来走去，脸上带着怒气。

“要是你就好啦。”一种带着自责而又无可奈何的语气，“我现在常常想，以前我有责任，但不应该责怪我。不论哪个女人碰上这样爱她的男人而不心动的，女人嘛，总是需要爱的。现在你姐姐这样，我不去挽救她，不但有责任，而且该责骂。然而作为母亲，总希望他们过好日子，教育他们互敬互爱。我知道离婚对你姐姐可能会更好，但这种事作为母亲能做吗？”

“这样不行，那样不行，既然姐姐受得了，那也该当她命苦，你悲伤有什么用呢。”李秀梅愤怒地说，“我不想再听到他们俩的事，越听越气。”

李秀梅说着离开了母亲，走进自己的房间。说到姐姐的事，她和母亲从来没有愉快过。在李秀梅眼里，陈国平除了长着一副好皮囊和一张伶俐的嘴巴外，没什么可以称道的了。他连初中都没毕业，从来没有看过一本像样的书，更谈不上有什么修养了，唯一的资本就是在外闯荡过几年，算是见过世面。像他这样的人只要勤恳地干，自然会深得邻舍的尊敬。况且有位贤妻相助，本应过上好日子，却偏偏不务正业。

在李秀梅看来，陈国平和姐姐无论从哪方面讲，都是格格不入的。要是姐姐稍微冷静一点，就不会有这种结果。陈国平是十足自私的人，



他既不尊重姐姐的爱好，也不考虑姐姐的前途，他关心的只是姐姐的容姿美貌。然而姐姐注重的却是情感，为了爱情她几乎牺牲了一切。姐姐终身遗憾的是，她把他的关心当作了爱，而他对姐姐的关心却只是想占有姐姐。李秀梅始终认为姐姐要想得到幸福，只能离开他。

李秀梅这几天尽量避开与母亲交谈，甚至不想跟母亲碰面。女儿的临产使母亲整日忐忑不安，一会儿到楼上，一会儿又到楼下，嘴里还不停念叨着。除了女儿生产的事，她脑子里好像成了一片空白，把农活完全搁在了一边。要不是李秀梅帮忙料理家务，母亲准会把家弄得一团糟的。每次碰到李秀梅总要唠唠叨叨地说上一阵。其实，母亲为女儿的生产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，婴儿的尿布、鞋子、衣裤、帽子，连婴儿的围兜都准备好了。

“妈妈，今天你到哪儿去？穿得这么新。”早晨起来，李秀梅就看见母亲在家门口踱来踱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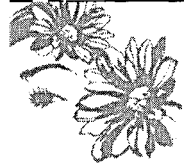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去哪儿。”母亲心不在焉地回答。

母亲一米六的个子，是她那个年代的标准身高，她那匀称的身材使她看起来比实际上要高得多。她虽然已是中年，白净的脸上却很少有皱纹，头发黑黑的，没有一丝银发，在脑后盘成一个髻，插着一根银簪，密而黑的双眉略微向上翘，两只眼睛又大又黑，只是失去了往日迷人的光彩。她的衣服明显熨平过，是今年春节穿过的那套藏青色服装，脚穿黑色布鞋。她不显老的容貌，再加上这副装扮，根本看不出是个农村妇女，只有粗壮的双肩才透露出她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。

“秀梅，昨天晚上我考虑了一夜，觉得我应该去你姐姐那儿。反正我什么都不放心，婴儿的东西也得带去。你父亲呢？噢，他不知到哪儿去了，秀梅，你说呢？”母亲突然停下来急切地说，双眸带着困乏和疑惑。

“妈妈，你去吧！你在姐姐身边比待在家里要好受得多。”原来李秀梅早有这个想法。

“秀梅，帮我准备一下吧，说不定你姐今天晚上就会生。你把婴儿的衣裤去拿下来，别忘了拿鞋子和帽子。”母亲双手不停地搓着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女儿的态度似乎出乎她的意外，给她带来了某种安慰。



“妈妈，那你的衣服呢？”李秀梅问。

“噢！我怎么忘了。我可能会被小家伙拉上一身屎的，不带衣服去，准会出洋相，那让我自己来。”说着便和李秀梅一起上楼，“秀梅，你说我还要准备什么，我自己也弄糊涂了。自从上次你姐流产之后，我心里一直不踏实。这次一定是个男孩，我已经梦见好几次了，真的，梦见好几次了，一个胖墩墩的男孩。”

“妈，你要乘这么长时间的车，带一些糕点去。姐姐生下孩子，你就马上写信给我们。爸这几天也挺急，他被你讲得也害怕。”李秀梅提醒道。

“早晨的事我跟你爹讲过，他担心我出远门，但心里好像还是希望我去的。”母亲解释道。

母女俩下楼时，父亲正好从门外进来，手里提着一篮鸡蛋，另一只手拎着一袋饼干，脸上挂着一丝微笑。

“还是你爹想得周到，我是已经昏头昏脑了。”母亲走过去，一把接过父亲手里的篮子，快乐地笑出声来。

“我送你去上车。”父亲乐呵呵地说。

母亲得坐十多个小时的汽车，这是她结婚之后最长的旅行。她早就有了这个打算，只是下不了决心，毕竟路太远了。二十几年没有出过远门，旅途的劳顿便可想而知。对外界的生疏，不免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。令母亲欣慰的是，全家居然会这么支持她，这是她始料未及的。

当母亲坐上汽车渐渐远去，李秀梅的双眼充满了泪水。“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大成人，而我们竟然还让她这么操心。这些天母亲没有睡过一个好觉，忧伤了许多，憔悴了许多，似乎变了一个人。我决不走姐姐这样的路，决不！我要让母亲幸福！幸福！幸福！”李秀梅几乎要喊出声来。



第十天，李秀梅收到了母亲的来信，从潦草的字迹上看得出，信是仓促写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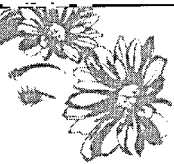
秀梅：

旅途很顺利，这么长时间没有坐过汽车，身体有些不适应了，但比我预料的要好得多。我是第二天上午到这里的，这里是一个小镇，跟我们的益明镇差不多，只是这里人比我们少得多，但这里饭店、商店不少，道路两旁杂乱无章。这段时间正在拓宽道路，路上灰尘满天飞，好在你姐住的地方离街道好长一段路。我到的时候，你姐姐已经住进了医院，家里一个人都不在，好在邻居非常热心，接待了我。我急匆匆赶去医院。你姐夫、表哥、表嫂都在，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会去那儿。你姐姐身体很疲乏，脸色很不好。医院非常简陋，其实称不上医院，只是一个男医生在门诊而已。

小孩第二天就出生了，只有五斤二两重，非常瘦弱，医生说是营养不良造成的。可好在婴儿个小，要不，可能会难产，因为你姐根本没有力气生产。

又生了个女孩，你姐夫非常不高兴，在产房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你姐姐哭了，我也流了眼泪。你姐姐真苦命。你表哥、表嫂骂了你姐夫一顿，总算又回来了，但独坐在角落里闷声不响，我真恨不得掴他耳光。你表嫂挺会料理小孩，要不，我真会累垮的。小孩特别不安分，又爱哭，真是忙煞了我们。她长得挺可爱，几乎集中了他俩的优点。你姐姐已经喜欢上她了，我也是。

你表哥、表嫂的工作离小镇还有十里路，他们单位里有宿舍。你姐住的是他们的老屋，前后两间，老式的木屋结构，比较宽敞，只是光



线暗了点。里间是寝室，外间是厨房。你姐夫起先在筑路队里拉石子，是你表哥介绍进去的，听你表哥讲还挺卖力呢。现在你姐夫讲他在搞后勤了，不用卖苦力了。我想肯定是他那张嘴起的作用。

你姐姐出院，我们马上就回来，这个小家伙又开始哇哇乱叫了，毛茸茸的红脸转来转去真可爱。搁笔了，我得去对付这个小家伙了，回来和你同享这个乐趣吧。

母亲

3月15日

李秀梅折叠起信纸，深深地松了一口气。

李秀梅非常喜爱孩子，就像女人天生具有母爱一样，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抱布娃娃，每天把她们整理得干干净净，晚上和她们一起睡。她姐姐生出晓玲的时候，李秀梅曾经激动过好长时间，几乎天天和婴儿待在一起，纯粹成了她自己的孩子。当婴儿睁着水灵灵的眼睛朝她微笑时，一股喜悦之情涌进她的心里，情不自禁地去亲吻那张胖乎乎柔嫩的小脸蛋。李秀梅那时年纪虽小，但花样特多，常常自作主张给婴儿换衣服，给婴儿洗澡，惹得婴儿生出病来，为此，不止一次遭母亲的训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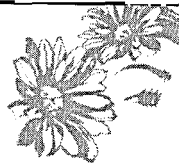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李秀梅又有了个外甥女。她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，她感到彼此之间紧紧连在了一起，她把小外甥女完全描绘成了她心中臆想的孩子：红润的脸蛋，活络乌亮的眼睛，挺拔秀气的鼻子，翕动的小嘴，微笑中带着浅窝，圆鼓鼓的小腿直朝她乱蹬，而她正抚摸着她柔滑的小手。她盼着她们早日归来。

母亲回来的时候，李秀梅正在庭院里教外甥女数数字，地上涂满了各种各样的图案。经过这些天的努力，李秀梅已经教会了外甥女十个自然数，外甥女能流利地从一数到十。李秀梅打算教外甥女加法，她认为有了数到十的基础，教一些最简单的加法肯定不会成问题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，同泥地结上亲家啦，看不把你们弄脏。”母亲打开竹篱笆冲着她们说，汗水布满红扑扑的脸，肩左右各背着一个包。

“外婆回来了，阿姨，外婆回来了。”外甥女急冲冲地跑到外婆身边。

“巧巧，这些天有没有听话？有没有给阿姨惹厌烦？”母亲放下背



包，抱起外甥女打量了一番，在外甥女脸上亲了亲。

“外婆，你可不能小看我了，我能数数了，阿姨说要让你大吃一惊。”外甥女眨着眼睛，双手淘气地捧着外婆的脸，娇滴滴地说。

“数给外婆听听。”

外甥女一骨碌从外婆身上滑下来，认真地开始从一数到十，小手扳着指头。

“真乖，外婆给你买了好东西，几日不见，就有了这么大长进。”说着从包里掏出了糖，就是巧玲特别爱吃的高粱饴，接着又拿出了饼干和水果，放在桌子上。巧玲迅速爬上凳子，睁着双眼望着桌子上的东西，沉静了一会儿，忽然抬起头对外婆说：“外婆，哪些给我？我想放起来慢慢吃。”

“巧巧，都给你吧，外婆是给你买的。只要你听话，外婆还会买好多东西给你吃。”李秀梅看着外甥女滑稽的表情，笑着说。

“我想放在外婆房间里，我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。”外甥女高兴地说。

父亲扛着锄头，手里拎着一篮菜，从门外走了进来，看到她们这副高兴劲儿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你回来了，总算顺利，总算顺利，只要大人小孩没事就好。我早就说过，生不出男儿，就不要硬着去生，这是命里的事，逞强也没用。看，又多了一份负担，好啦，现在总该死心了。”他在背椅上坐下来，从衣袋里拿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支吸了起来，烟雾弥漫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。“女儿出嫁那会儿，我就想到过不吉利。大女儿老实、朴素，忍耐心好，该找个踏实、肯干、劳力强的人，可偏偏去找个夸夸其谈、奶油小生相的人，哪像个干活的人。乡下人就得像个乡下人，男的总得有体力，细皮白脸有什么用。当时女儿自个儿开心，我也不想扫她的兴，没有把话兜尽。”

“现在说这些干吗？不是明摆着在说我？”母亲横下脸，打断了老头子的话，“还不是像你这般懦弱的缘故，要是秀梅，我想还会吃上这半辈子的亏？你都干出啥事了？还不是要我去撑里撑外。”

“妈妈，以后你们别再提姐姐以前的事了，你们也别老担心姐姐的事，她已经成家了，自然会处理自己的事，她有自己的主见，只是软弱